



宋丹霞之死

徐 慎 著

群 众 出 版 社

宋 丹 霞 之 死

徐 慎 著

群 众 出 版 社

1958 · 8 ·

內 容 介 紹

本書包括三篇小故事。

“宋丹霞之死”——描述某銀行營業所年輕的女管庫員宋丹霞，偶然結識了一個“報社記者”，一見鐘情，成了朋友，誰知此人竟是一個特務分子。在第二次約會時被其殺害，事情發生後，公安人員依靠群眾，在一天之內破了此案。

“陰謀”——壞分子富農高占彪，由於工作馬虎，經常受到青年團員王少生和社長的批評，因此結下了深仇。他借繳公糧機會，暗地將社長的公糧摻入大麥和草籽，蓄謀陷害社長，打擊王少生，事情發生不久即被察覺，經過及時追查，終於逮住這個壞分子。

“迎春鄉‘兇殺’案”——特務李萬全潛入我國境內企圖炸毀我倉庫、橋梁、大型建築物，串聯特務趙共謀製造炸藥，趙因不懂炸藥性能而炸傷自身，但他藉此誣賴同鄉王鐵栓，最後在公安人員多方面了解研究，終於弄個水落石出。

宋 丹 霞 之 死

徐 慎 著

群 眾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安定門內后園恩寺甲3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0號

經安印刷廠印刷·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總）63（文）42開本787×1092 $\frac{1}{2}$ 印張2 $\frac{1}{2}$

1959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數44,000字 印數00,001—58,000冊

定價（6）0.18元

目 录

宋丹霞之死.....	(1)
阴谋.....	(29)
迎春乡“兇杀”案.....	(51)
后記.....	(75)

宋丹霞之死

是图财害命嗎？

在县公安局的办公室里，年轻的侦察股长两手托着腮巴，紧皱着眉头，正在全神贯注地考虑问题。忽然，一阵急烈的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的沉思。他离开凳子，敏捷地走到电话机旁，抓起耳机：

“啊！你是第二区委会嗎？……是的，我就是。……
嗯，知道了。我們馬上就到現場去。”

要是换个別人——譬如我吧，当听到这种駭人听闻的情况，一定会大吃一惊，甚至嘴里会不由的“哎哟！”一声；可是那位年轻的股长却那样沉着，輕輕地放下耳机，而且还照例的回了回鈴。

他扭过头，一眼瞥見了我。笑着說：“老徐，你不



是要收集材料嗎？走！跟我們一塊去了解一個重大案件。”

“什么事？何股长！”我說。

“剛才二區打來電話，說該區銀行營業所的庫款被盜了，而且罪犯还把女管庫員——宋丹霞同志用繩子勒死了！”

“啊——好一個圖財害命的罪犯！”我又驚又憤地說。

“圖財害命？”何股长瞟了我一眼，“先不要這麼早下結論吧！”

當我們一行幾個人騎着腳踏車，飛快地來到二區銀行營業所的所在地——青沙鎮時，這裏的集還沒有散——滿街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我感到非常奇怪：照理說趕“露水集”的人早應該回家吃飯了，可是現在已經十一點多啦！……正在疑惑，忽然一個幹部手拿廣播筒，對着人群，大聲宣布起來：

“各位賣糧的老鄉注意啦！本來，我們要馬上收購你們的糧食，可是因為計劃不週，款子供應不上啦！現在我們已派人到城里調款去了，馬上就回來。請各位再等一下，千萬不要把糧食担走，千萬……”

隨着廣播聲的消逝，人群中議論開啦。這個說：“計劃不週，你是干啥吃的？”那個說：“褲腰帶已經緊了幾緊了，還叫等。”也有的說：“千家萬戶，咋能掌握恁美

呢？一个算盘珠撥錯，就要出岔。……”

“咋样？”何股长輕輕地撞了一下我的身子，說：“这能是简单的图財害命嗎？这分明是敌人对我們粮食統購政策的恶毒破坏。想以此掀起群众的不滿，从而不讓我們国家掌握粮食。”

我信服的点了点头。

女會計的談話

到了营业所以后，所主任首先向我們报告了被盜的經過。他說：“事情发生的那天，宋丹霞同志特別高兴，她穿上了新做的衣服，辮子上的綢結由原来的綠色換成了水紅色；嘴里不时地哼着歌子。——在平常她是不大爱唱歌的。当时也有人問她为什么这样高兴？她說，那天是她的生日。到了晚上她照例沒有上班，誰也沒有注意到她。以为她是到庫房休息去了。——庫房是保密的，除了管庫員以外，任何人都不准进去。到了第二天早上，同志們起床后，发现大門开了，接着又发现庫房門也开着。于是大伙就異口同声的埋怨她不該这么粗枝大叶，怎么清早一起来，就忘了鎖門！大伙就准备去替她把門帶上，可是剛一走到庫房門口，哎呀！……宋丹霞同志却躺在地下。仔細一看，她……死了！……”

接着，所主任又無限沉痛地說：“唉！您不知道，小

宋是多么好的一个同志啊！青年团员，工作积极，学习努力，今年才十九岁，……”

我們檢查了現場，情况是这样：

庫房是兩間堅固的房子：鉄窗、厚門、水泥牆。如果想翻窗、撥門、打洞，是完全不可能的。這說明罪犯是很難進來的，可是罪犯却偏偏進來了。現在，宋丹霞同志的屍體，就在地下躺着，除了脖子上有一道用繩子勒的紅印外，渾身上下的衣服都還整整齐齐，甚至連头发都沒有亂。庫柜是空空的，連兌換回來的破鈔票都盜走了。除此之外，庫房里面的一切依然照旧。

這時，我偷偷地瞧了何股長一眼，看看他有什么表情。只見他皺着眉，斜歪着頭，陷入一種複雜的沉思中。——好長好長時間，連一動也不動。



我再也沉不住气了，自己問自己地說：“是啊！罪犯到底是怎么進來的呢？……”

“問題就在这里！”何股長猛然接着說，“依我看，罪犯一定和宋丹霞同志認識。”

“認識？”

“是的。除了罪犯能順利的闖进庫房这个原因之外，从宋丹霞的衣服整整齐齐，头发也沒有乱，可以明显地看出，她是在一种毫不提防的情况下偶然被致死的，中間并没有經過掙扎、搏斗。你想想，要是黑更半夜冒然闖进来一个人的話，她能这样安靜嗎？”

“我再补充一点。”何股长的助手王强同志指着紧挨庫柜的床舖說，“你瞧！床上的被子还迭得好好的，这說明罪犯来时，宋丹霞还没有睡。要是在未睡之前，来个生人，她至少也要喊叫一声，可是……”

“罪犯和宋丹霞認識。”这个結論已經是肯定了。但是这位“熟人”到底是誰呢？为了弄清这个線索，何股长便找着那位平常和宋丹霞最要好的女會計进行談話。

女會計也是一个十九岁的孩子。身子长得不高也不低，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臉上有着一種少女的紅暈……

何股长和她閑扯了一陣之后，便轉上了正題：

“您那最亲爱的同志——宋丹霞，平常都接近些什么人呢？”

回答是这样的乾脆：“除了所里的同志外，便是所有的顧客。”

“她有沒有爱人？”

回答又是这样的含糊：“据我知道是沒有。不过这也很难說，因为女孩子在初恋的时候往往是爱‘保密’的。

譬如我吧……”女會計羞答答的低拉下了头，“現在已經和一位模範營業員建立了通信關係，可是……”

“可是你對任何人都沒有說過。”何股長爽朗地笑了。拍着女會計的肩膀說，“對！祝你們成功。”他便把女會計送走了。

何股長轉回來時，認真地向我們介紹說：“聽見啦沒有？剛才那位女會計不是已經談出了線索啦嗎！走，咱們檢查一下宋丹霞的所有來往信件。看她是否和女會計犯有同樣的‘毛病’？”



蔚藍色的日記本

當我們再一次來到宋丹霞住宿的庫房時，才發現緊靠床頭掛着的那個信囊是空空的。接着又在屋裡來回找，但仍是找不到一封信。奇怪！難道宋丹霞就沒有和任何人發生過通訊關係嗎？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她床頭上為什麼掛着一個信囊呢？而且又是一個非常精緻的信囊。從信囊



的布紋看，还是新的。显然，宋丹霞是为了装信的需要，最近才做成的。那么，究竟这些信都弄到哪里去了呢？……

大家正在沉思着的时候，忽然何股长把枕头一掀——枕头下面露出了一个蔚蓝色的日记本。何股长把它打开，一页一页地看着。我和王强也不由的凑了上去。于是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便一行一行的从我們眼前滑过：

.....

四月十七日。今天是星期天，吃罢午饭，我便由家往所里赶。走到半路上，天下起雨来了。多不凑巧，我既没穿胶鞋又没带雨伞，想着可该挨淋了。谁防后边过来了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撑着一把大伞。他看见了我，便向我招呼道：“同志！来，快来趁伞。”当时我真有些少见多

怪，想着：“你这人怎么这样冒失呢，我淋不淋与你啥相干？”我站着没动。可是他却来到了我的身边，笑着说：“来吧！淋病了咋办？毛主席不是号召我们身体好吗？”这时我心里不由一动。接着他又说：“可能你是不好意思吧？哎，别封建。”

哼！封建！你简直把人看扁啦！我应不趁你的伞也要趁你的伞，看你还说我封建不封建。当时我非常大方地走到他的伞下，

于是我们便一路同行。

路上，我才知道他是报社的记者，名叫王宏。在附近作采访工作。我马上对他尊敬起来，是嘛，人家真不愧是一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呢！

他本来是往苏庄去的，但为了送我，特又绕了五里地的弯。……

当我站在青沙镇的桥头上望着他的背影渐渐消逝了的时候，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这时，我好象有了新发现似的，连忙说：“呃！快把‘苏庄’这个地名记下来。”何股长用眼看了看我，没有吭声。

.....

四月二十一日。大前天写给他的一封道谢信，被贴着“查无此人”的纸条退回来了。是嘛，采访工作的特点就是来回流动，没固定地点。……他到哪里去了？以后有没有机会再见上一面？……

“咋样？”何股长用两只笑眼望着我说：“翻案了吧！明知道罪犯在初次活动绝不会那样冒险。”我们继续往下看：

四月二十四日，终于又和他见面了。仍在由家回所的路上。他好象掌握住了我的生活规律：每逢星期天或假期一定要回家看看。

这次他询问了我的工作情况、年龄、个性，甚至婚否。我经这一问，脸怎能不红，心怎能不跳呢？可是我却勇敢地、真挚地完全告诉了他。

临分别时，我问他的地址，他说待固定后即告诉我。

.....

五月七日。他来信了。他说他的工作地址已固定在王楼。还说他也沒有结婚，愿意和我……哎呀！我真不敢往下想，难道说一个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会爱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吗？……

整个的上午，我的心情都被激动和兴奋笼罩着。下

午，我給他回了一信，信上我並沒有向他明確的表示態度。我也真不知是爲啥這樣作：是女性的羞怯呢？還是女性的尊嚴？……

五月十六日。……他來信質問我：為什麼上次的回信沒有向他明確的表示態度？這，這個謎，恐怕你永遠也猜不着。……

這時，何股長才掏出紅藍鉛筆，在“王樓”兩字的下面畫了條紅線。

五月二十一日。今天他送我一件禮物——一個漂亮的信囊。他要我最好能把它掛在我的臥室內，把他寫給我的信統統都裝進裡面。他說：“這樣作將更有紀念意義。”那，我只有照辦。……

看到這裡，何股長不由地拍了一下桌子，憤怒地說：“信——咱往那裡去找呀！早在一個月之前，敵人就把銷毀罪証的預謀打算好了。”這時，我深深地体会到：這條無形的戰線上的鬥爭是多麼尖銳和複雜呀！

往後的日記就不行了，這並不是說她記得不好，而是說對於我們的工作並不需要。但是人們都有這樣一種感情：就是對於死者最後所遺留下來的每一件東西都非常器重。所以我們也不例外的把這位不幸的女孩子的最後一篇日記整整地看了三遍：

六月十七日。今晚要和他約會了，我的心情興奮而緊張。雖然我竭力的壓制着，但總不免要從口角眉梢流露出



来。怪不得同志们问我今天为什么这样高兴！

蝉在树上叫着，扰得我的午觉怎么也睡不着。哎！怎么睡得着呢？思想上老是在考虑着他来时我应该说些什么……为了

使心情平静，我爬起来记今天的日记。按说是记得有些早，可是我估计着我们今夜的谈话是会到深夜的。

.....

何股长吸了一口气，把这个蔚蓝色的日记本合了起来。现在我们都聚精会神地睁大眼睛，等待着他的指示。

就在这时，外面的集镇上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人 民 的 眼 睛

太阳已经偏西了。由于款子尚未调来，收购工作仍然没有开始。但是群众早已等得不耐烦了。就在这人心不满的当儿，不知从哪里传出了这样的谣言：“走啊！不卖啦！往

大营鎮去卖呀！哼，非死在他們門口不中。”謠言象风一样：一傳十，十傳百，……有些群众就真的把粮食扛了起来，准备要走。于是，整个集市上便混乱了起来。

当我们听到了这个情况，連忙由庫房里跑出来时，款子已經調来，群众情緒剛剛安定。

何股长非常懊悔地对我说：“咱們光注意了現場的檢查，却忽視了外界反映。罪犯在哪里？罪犯就在我們眼前。可是晚了，咱們已經把他放跑了。”

“罪犯就在咱們的眼前？！”我楞住了。

“是的。”何股长深沉地說，“这可不是一般的謠言，这个謠言与庫款的被盜一定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說盜走庫款是他們唱的头一出垫場戏的話，那么現在的造謠煽众便是他們的另一出拿手好戏了。”

“啊——罪犯也真有些大胆！”我憤憤地說。

“这有什么奇怪”！何股长拍着我的肩：“敌人既然是狡



猜的，那么他就有两套明明暗暗、阴阳手段的鬼把戏。”

“可是早晚他得拆戏台。……”何股长的助手王强笑着说。他的话还没有完，区委書記領着一位老汉进来了。

区委書記向我們招呼說：“何股长！这位老大爷要向你們介紹一些情况。”

老大爷是一位六十来岁的农民，身体很壮实，只見他激动得滿臉通紅，头上冒着热气，嘴里“呼吃呼吃”的直喘息。

何股长連忙讓他坐下，給他倒了碗茶，燃了支烟，并叫他稍微歇一歇再說。可是老汉对这些似乎都不很在意，便大槩子地談了起来：

“那家伙的两眼也算瞎，想来拉攏我哩。哼！你不識字也摸摸招牌，看看我是干啥的！我是农业社社員，方圆左近誰不知道有个‘老来紅’叫張大栓呀！……看，我一扯就扯远啦！对，剛才——有吃一頓飯时候啦！我往厕所去解手。也湊巧，厕所就我一个人，我解开褲子，剛剛蹲下，忽然，来了个穿藍衣的干部——毬，他哪是干部呀！他見我是个老头，觉着‘好动員’。就說：‘大爷！你的粮食咋不拉到大营鎮去卖呢？那里正收着呢！离这又不远，才四里多地。’这不是瞪着两眼說瞎話嗎！我来时还从那过，根本没有这回事。我就說：‘誰說哩？’那人咪咪一笑，带点瞧不起我的样子，說：‘我說哩！我是那里的干部嘛，还能不知道。’‘干部？’我心里想：‘听你說这